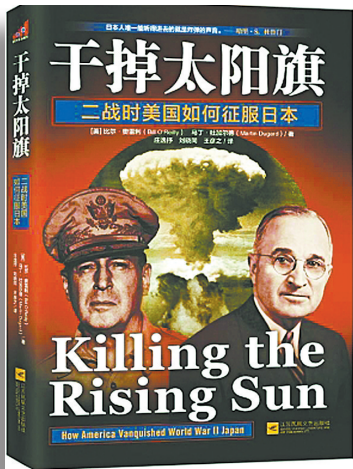


美国人如何看原子弹打败日本?



《干掉太阳旗：二战时美国如何征服日本》
比尔·奥雷利 马丁·杜加尔德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二战中，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扔下一颗原子弹，使得负隅顽抗的日本终于投降。原子弹究竟有多大威力，《干掉太阳旗：二战时美国如何征服日本》做出了生动描述。1945年8月6日8点15分17秒，美国空军上校蒂贝茨下令将原子弹“小男孩”投掷到广岛市中心的相生桥。在核裂变瞬间，炸弹内的温度超过100万华氏度，炸弹发出的光是太阳光的10倍。百万分之几秒后，炸弹正下方地面温度骤升到6000华氏度，同时还有致命的放射性伽马射线。在原子弹爆炸的半公里内，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瞬间化为一块块木炭。在他们烧焦的尸体内，内脏器官已经蒸发。3毫秒后，空中爆发了一个300码宽的巨大火球，将周围的空气燃烧起来，将四周的一切生命液化掉了。紧接着是威力相当于20000吨TNT炸药的爆炸，汹涌而来的蘑菇云升到5万多英尺的空中席卷了爆心地的灰尘、泥土以及那些被杀死人的尸体所液化成

的气体。几秒之内，7万人的生命被夺去，距爆心地一英里范围内，几乎所有生命和建筑物都人间蒸发，宠物、鸟、老鼠、蚂蚁、蟑螂都消失殆尽。

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天皇裕仁仍保持沉默。8月9日，美军在长崎投下原子弹“胖子”，毁灭性一幕再度上演。8月10日早上，杜鲁门接到了日本的投降书。

毫无疑问，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此举导致了日本的崩溃，决定投降。然而，原子弹的威力太大，破坏力惊人，这使得一些美国人不安。《干掉太阳旗》显示，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是，85%的美国人认为使用原子弹是正当的，大多数媒体都支持这一决定。然而，《纽约时报》社论专页的评论则警告，未来其他国家也可能使用这一武器。

不仅如此，参与曼哈顿计划研究原子弹、见证广岛原子弹爆炸的物理学家路易斯·阿尔瓦雷茨从道德上对原子弹提出质疑，在返回提尼安岛途中，他给自己的儿子写了一封信，提到了自己对刚刚所见的思考：“我很抱歉自己参与了今天早上杀死致残成千上万日本平民的这场浩劫，但也希望我们创造的这个可怕的武器能让世界各国团结起来，从而阻止今后的战争。”

《美国新闻》创始人大卫·劳伦斯严厉批评杜鲁门：“我们不能轻易摆脱这种普遍存在的负罪感。面对批评的声音，我们常常可以用军事上的必要性来作为回应。但这也不可能抹掉那个简单的事实：即我们作为一个文明国家，虽然在使用毒气上犹豫不决，但却毫不犹豫地将近今最具毁灭力量的武器无差别地用在了男人、女人和儿童身上。且不论我们今后为其他国家开了一个怎样的先例，看看我们为今后的道德良知和理想做了怎样的示范！”

多年之后，《干掉太阳旗》作者之一的比尔·奥雷利曾要求布什总统和卡特总统，就杜鲁门总统投放原子弹的决定提出自己的看法。吉米·卡特和乔治·布什当时都在军中，他们都支持杜鲁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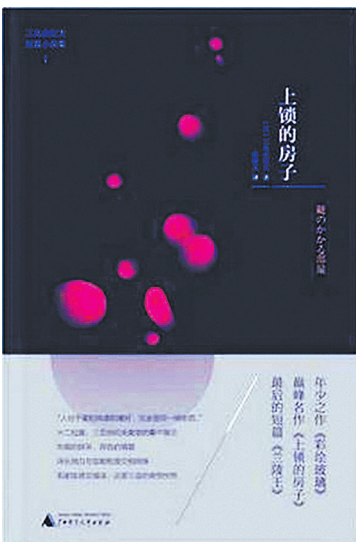
的决定。吉米·卡特说，“如果我们进攻日本本土，日本军队和我们决一死战的话，就会有50万美国人战死，而日本方面的伤亡将更为惨重。”乔治·布什的回复是：“如果我们攻打日本本土，那么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会丧生，也许连我也会死……当时，投放原子弹是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却是正确的。”乔治·布什的儿子乔治·W·布什对此也表示支持。而没有经历二战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奥巴马，则拒绝就杜鲁门的所作所为表态。

本书作者之一的比尔·奥雷利则如此写道：如果那时美国没有使用原子弹，很可能你正在就读到这本书——当时，他的父亲威廉·詹姆斯·奥雷利少尉正在海军陆战队服役，而几千名日本神风特工队飞行员正等着袭击美国舰队。

事实上，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事先也经过了利害权衡。日军对待美军和其他国家战俘手段之残忍，在占领地屠杀平民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死于原子弹的日本平民。只要日本没有投降，日军的杀戮就不会停止。美国总统杜鲁门坚持轰炸军事目标，拒绝摧毁东京和京都，因此，才将广岛、长崎、小仓等城市列为了原子弹的轰炸目标。8月3日，美军的B-29在广岛投下大量传单，警告庶民撤离，近10万人因此幸免于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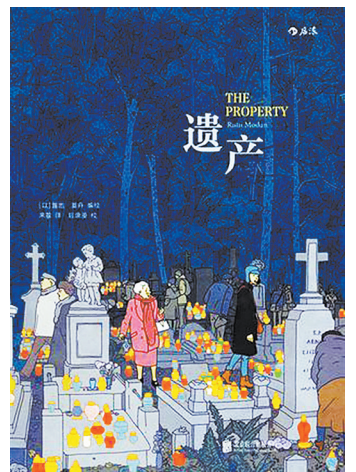
使用原子弹可以摧毁日本人抵抗的决心，但不可避免会殃及平民。作为决策者，杜鲁门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以霹雳手段，尽快打败日本。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原子弹的威力巨大，它对于日本平民伤害巨大。然而，如果没有原子弹的助力，战争的结果就会如吉米·卡特和乔治·布什所说，会有更多的美军战死。不仅如此，在中国等其他太平洋战场，也会有更多的平民遭到日军屠杀。仅仅中国一个国家，在抗战中就有2000多万人死亡。被日军杀死的中国平民，在数量上也大大多于丧生的日本平民。当人们为原子弹给广岛和长崎带来的破坏而震惊时，更不能忘记裕仁天皇和其他的日本战争狂人对亚洲其他国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张弘）

新书上架



《上锁的房子》
作者：三岛由纪夫
译者：陈德文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这本集子收录了日本当代文坛大师三岛由纪夫自少年至终年的短篇作品，创作时间横跨三十年。细腻描摹的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冷酷笔调刻画的人性的阴暗与扭曲、不容笔墨铺排的浓厚的抒情色彩，无一不体现出作家对于美、迷恋、残酷、孤独、情爱和人性等母题的探寻。有人说，三岛代表了每个人心中欲语还休的成分——自我迷恋、诗化了的恋物癖、对青春肉体的信仰、在欲望与天真、纯洁与堕落之间来回撕扯的灵魂。这些既构成了作者看似矛盾的心性：身处藩篱又渴望自由、追求美又试图毁灭美、爱与残酷相伴相生；又让其文字获得了某种奇诡多变的迷幻之美。读这些文字，你会看见一个曾经身处时代洪流之中的个体，在信仰崩塌过后，冷眼凝视现实世界的废墟。



《遗产》
作者：露图·莫丹
译者：来兹
版本：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波兰对于以色列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集中营、大屠杀、苦难、沉重的历史？以色列插画师和漫画家露图·莫丹在漫画《遗产》中，刻画了两位未曾亲历大屠杀的现代以色列人主人公英吉娜和米卡祖孙，为收回父母留下的一处房产，两人返回了阔别六十七年的华沙。作者莫丹的创作意图，并非着眼于历史与灾难本身，而是用多线的叙事结构、风趣幽默的人物形象、三代犹太人战后重游华沙的见闻感受，讲述一个犹太家族见证下的历史的残酷，以及人与人之间因战争而产生的隔阂与恩怨。这本曾获2014年法国安古兰漫画节年度漫画大奖的书，会带我们走进一张关于爱与谎言、历史与过往的网，娓娓讲述：“历史可以塑造我们，却不能毁灭我们。”（新京）

尘封65年，伦茨“新作”引发战争反思



《投敌者》
(德)西格弗里德·伦茨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德国文学大师西格弗里德·伦茨(1926至2014)迟到65年的“新作”《投敌者》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伦茨在德国与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齐名，多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其代表作《德语课》一书曾在中国多次再版，也因此为中国读者熟知，莫言、余华等

中国作家皆是其忠实粉丝。《投敌者》写于上世纪50年代，早于《德语课》，其时伦茨年仅25岁，但因该书主题不符合当时西德的政治环境而未能出版，直到伦茨去世一年多后，才在其手稿中发现。2016年在德国甫一出版，立刻成为德语文坛重要事件，同名电影也即将于2018年开拍。

《投敌者》以二战欧洲战场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有关意识形态和大局势中个人选择的故事。一位本性善良的普通德国士兵在服役中，对战争、杀戮、国家理论等产生了怀疑，并不合时宜地爱上了一位苏联女游击队员，但在无意间又杀死了爱人的弟弟和自己的姐夫。在死亡现实和道德良心的双重拷问下，他投降了“敌方”苏联红军。然而，战争结束后，他再次“投敌”，回到了西德。本书译者、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赵登荣说，写这个故事和伦茨本人的经历或许有关。伦茨二战时曾在德国海军服役，因为听说一个战友因反抗上级被打死而逃离部队，潜入丹麦的森林。这件事使他开始觉醒，反思权力、制度、责任等命题。

该书德语书名也可译作“叛国者”、“变节者”等，但赵登荣选择将其译为“投敌者”，这是他权衡之后的决定，因为考虑到这或许更符合伦茨的本意。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教授张辉分析说，无论是“叛国”还是“变节”，都有浓重的价值和伦理判断在里面，而“投敌者”是个相对中性的表述，只是对主人公行为的基本描述和呈现。主人公两次“投敌”的过程，并不导向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而是深入人性深处游移不定的灰色地带。伦茨不是从国家的大层面上来书写，而是从个体层面上反思纳粹为何能让全世界卷入一场浩劫之中。“他追问具体的个人是如何作为的，而不是将罪责统统推给纳粹。当然这不意味着不去反思希特勒等人的罪恶，但将所有问题归结到这个原因显然是不够的。”

赵登荣认为，这部小说被尘封65年才得以面世，其主要原因在于，小说以投降红军的德国士兵为主人公，并充满了大量对战争、国家、敌人、道德等概念的辩证性思考，而西德在上世纪50年代保守倾向严重，从官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到具体的出版社、审稿人、读者都对这种直指自身的书写不能接受，甚至认为“有对祖国明显不忠的污点”。然而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投敌者》在时过境迁终得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连续五个月盘踞德国畅销榜第一名。赵登荣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德国人对“投敌”题材更加宽容，另一方面也说明德国人更愿意去阅读、回忆、反思那段历史。（北晚）